



我站在厝台邊，望著騎樓下匆匆走過的人們。冬天的晚上，雖然這條街霓虹燈的招牌依然閃爍，可是店裡只有兩位顧客在流覽貨品。

我俯身取出一位顧客所要的東西，當我抬起頭來，看到幾個壯實黝黑的農村面孔，穿著不很合身的西裝，站在店門口指指點點的欣賞廚窗。明亮的光燈照在他們臉上，突然之間我呆住了，好幾年不見的來興叔也在這些人中間。他的面貌沒有改變太多，我認出了他，跑過去大聲叫他。他望著我，遲疑了一會，終於快步向我走來。

二

我向其他的店員關照一聲，拉著他走到外面，親切地問他：「你怎麼到台北的？」

他答道：「我們是坐遊覽車參加環島旅行的，昨天半夜到台北，阿義，想不到會遇見你！」

突然的會面，因為太激動了，反而再沒有別的話可說了。我和來興並肩走在繁華熱鬧的街道上，他時時歪過頭來，懷著興奮快樂的眼神看我，我感覺到他的粗厚的手微微顫抖著。

「唉，這麼多年不見，阿義，你竟長得這樣高啦。要是你家裡人能親眼看到，不知要有多高興呀！」他說著，不禁感傷起來，眼角閃著淚光。接著又說：「當初你出走時，我就對你大哥說，你一定是到台北去了。可是，你大哥大嫂根本不著急，也不肯認真的找你。」

對於以前的事，我好久不願去想了，因此，當來興叔還要說下去時，我止住了他：「不要再說這些了，來興，我們去吃點東西。」我強忍著眼淚，

帶著他坐到路旁的麵攤上。

我叫了兩碗豬肝麵，一碟滷肉，一瓶酒，還有一些小菜。我看著來往流水似的人羣，彷彿又回到兒時，他帶我在故鄉廟前廣場一邊吃肉粽，一邊看歌仔戲的情景。只是，那時他是那樣的強健，現在我望著他微駝的腰背、花白的頭髮，他已經這麼老了嗎？我想，我不能再騎在他肩頭看戲了。

他喝了幾口酒，臉色轉紅，話又來了：「阿義，這幾年，你過得還好嗎？」

我從來不會向別人講我過去的遭遇，因為那些事留給我那樣深的創痕，我一回憶起，就會令我心口隱隱作痛。但是，對於待我有如親人的來興，我不得不說。我慢慢地訴說著，那些流浪的情景，又一幕一幕重現在眼前。

「那時，我從家鄉出來，混上火車，胡里胡塗跑到了台北。你知道，當時我還小，什麼也不懂。起初在後火車站那一帶鬼混，被一個流氓看到了，就叫我扒竊別人的東西，由他供我吃住。他被警察抓到送外島管訓後，我又只好露宿街頭。生了一場大病，全身潰爛，躺在公園裡呻吟。」

後來，被一個救濟機構送到醫院治療，病好後，警察來調查。我故意說沒有一個親人了，他們沒法送我回家，只好送我到孤兒院裡去住。十五歲以後，我離開孤兒院，一直在那家電器行做事。唉，一幌就是八年了。」

他聽我說完，馬上問道：「阿義，八年來，難道你就沒有想到要回家嗎？」

他問到我的痛處，啊，誰不願意回家呢？只是家裡沒有愛存在時，我又能回到那裡去呢？我搖搖頭說：「我怎麼不想回去？可是我想到我家裡毫無溫暖氣息，我便打消歸意了。」

我想來與應該明白，那是因為大嫂的緣故，所以我不願回去。大嫂不歡迎我，視我如眼中釘，我又何必回去自討沒趣呢？

我默默地吃著，經他這一提起，那抑制住多年的強烈思鄉情緒變得奔放起來。我突然非常的想念大哥，懷念故鄉的一切。但是當我記起大嫂的臉色，我想念家人的熱情又突然降低到冰點。

我看來與酒喝得很是痛快，恐怕醉了，便對他說：「我們走吧，你什麼時候回去？」

「明天一早就要回去了。」他說著，端起酒杯又是一飲而盡，繼續說：「我說，阿義啊，你一定要回家一趟。家裡的財產也有你一分，不能讓你大哥大嫂全占去了。」

他已經老了，也幾乎醉了，我不理會他的話。在我的心中，從來不會有過和大哥爭財產的念頭。我招手叫來計程車，送他回旅館，叮囑他回去也不必告訴我大哥在台北碰到我的事。我又對他說，明天不來送他了。他只是模模糊糊地回答：「好，好，明天就回去，阿義，你也回去。」

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悲哀，在我的記憶中，他是永遠喝不醉的，也永遠不會老的。

三

我躺在床上沈思，來興說的話縈繞在我耳畔，展轉反側，不能入睡。腦海中充滿著童年的經歷和形象——家鄉的親人，青梅竹馬的童伴，老家門前的老榕樹，响著尖銳汽笛的小火車；所有能够記得或約略記得的事，一一映在眼前。可是，多麼不幸，我已忘記了大半，我不由自主的淌下了熱淚。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埋葬我父母的墳地。父親死

後，母親帶着我，在清明時節掃過墓。我還記得，母親牽住我的小手，在墳前拜祭，她的淚不斷地滴在我頸上。後來，母親去世了，就只有我一人獨自前往。那麼無伴，那麼淒涼地站着，在靜沉沉的下午，除了幾聲鴉叫。

我又記起母親死後那段挨打受罵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。我常常孤獨地沿着火車軌道，無目的亂走，讓眼淚滴在冰硬的鐵軌上。夕陽拉長了我的影子，風聲送走了我的哭泣。唉，那些不幸的童年。

痛苦的回憶，我再也睡不着，披衣起床，推開窗戶，讓冬夜的冷風吹在臉上。星光稀疏，遠處幾聲狗吠，我擁被枯坐，呆視窗外。

四

我思鄉的心情愈來愈是厲害。甚至當我站在置台邊招呼顧客時，當我騎機車送貨出去時，我都會想到故鄉。眼前不斷出現老家的影子，和那些忘不了的童年舊事。我想，我怎能只因爲大嫂給我的不愉快印象而永遠不回去？連再嗅嗅老家泥土的芳香，再看看雙親墳前的青草也不願意嗎？

啊，我夢魂縈繞的故鄉。

最後，我終於向老板請了幾天假，在寒冷的冬日早晨，落黃地取道返鄉。

到鎮上，已是黃昏了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新建的客運車站。買票的時候，當我說出家鄉的村名，我的心突然激動溫暖起來。八年不曾見面的故鄉，再有一小時就能躺在它懷裡了。我輕聲呼喚着故鄉的名字，就彷彿呼喚着母親一樣。

五

我交待車掌我要下車的站名，因爲路是新築好的，我不曉得該在那兒下車。當車掌提醒我到站時，我匆忙的下了車。天黑了，冷風夾着細雨迎面飄來，我本能地翻起衣領。我深深的呼吸，那濃厚的泥土氣息，引發了我的淚泉。

幾家賣雜貨的小店半開着門，昏暈的燈光，斜洒在路上。有人坐在門口，拉着淒切的弦仔。黑暗中，我注視着一幢幢低矮的屋影，走過那傍着排水



不要叫我大嫂！誰要你回來看我？

溝的泥路，這些都似曾相識。故鄉並沒有改變太多，然而我却幾乎記不起通往老家的那條小路。我在路中張望徘徊，身旁走過的幾個孩子驚奇地看着我，當我是個流浪的異鄉人。

突然，我聽到多麼清楚，多麼熟悉的聲音——那尖銳的小火車汽笛聲。我循聲大步快跑走過路角，一長列黑色的糖廠小火車，正拉着甘蔗，鳴着汽笛，隆隆地駛去。

我像兒時一樣，走在通往家門平直的鐵軌上。我時時從軌上滑落，使我想起童年時與這鐵軌所結下的深刻友情，感到一絲喜悅。我一腳高一腳低的走着，漆黑的天空，漆黑的原野伴隨着我。

終於，不遠處現出幾盞燈光，幾棟屋影，似乎很熟悉又似乎陌生得很。我心中喊着：「啊，到家了！」我反而遲疑，躊躇不前，站在頹舊的圍牆前，興奮、感慨地注視門裡最黃的燈光——那充滿親切的燈光，我終於迎了上去。

六

我推開沒有上鎖的大門，走過晒谷場，踏上台階。我提着幾盒餅乾站在屋門口，正對着掛在壁上的父母遺像。

大哥、大嫂和姪兒們正在吃飯。

「大哥！」我哽咽地叫出聲來，便再也說不出話了。他們全放下碗筷，吃驚地瞪着我。大哥站起來，先是愣了一會兒，接着很快地衝過來緊握住我的雙手喊道：「阿義，是你？是你！」

我無力地點點頭，然後我聽到大嫂尖刻的聲音：「你回來做什麼？」我轉過頭便看到大嫂那張冷峻的臉——那張和八年前一樣冰冷的臉，我恭敬的說：「大嫂，我回來看望你們和姪兒。」

「不要叫我大嫂！誰要你回來看我？你既然先不要我們，我們也不要你回來了。」

她不等我辯白我回來的動機，就說着這些刺傷我心的話。一下子，我覺得整個屋子旋轉起來，我感到心破碎似的痛苦，昏眩中，我扶住門框。我想我原本就不該回來的，我已離開那麼久，也許他們全當我老早死掉了呢？

我衝出門外，不管大哥在後面喊我，只覺得雨愈下愈大，淋濕了我的臉，我的身，我的心。

七

我在鎮上的小旅館裡歇了一夜，第二天，再前往雙親的墳地。可是，一夜大雨，通往墳場的小路一片泥濘，跋涉在墓地裡，在無數的墓碑裡，我竟然找不到父母親的墳墓。我瘋狂地尋找，讀着一個個墓碑上的名字，可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。

我回到村上找來興，他應該知道我雙親墳墓的所在吧！可是他家人說，他病得很重，送進城裡的醫院，可能兇多吉少了。

我只得又回到台北，帶回更新鮮更傷痛的老家影子。我想，這影子會慢慢消褪的。

要是來與叔死了，那麼，再沒有其他的人會傳給我故鄉的消息了。

——完——